



郡國利病書卷六十

漢中府

水利

南鄭縣

庶水河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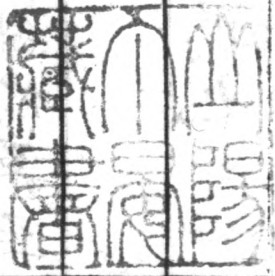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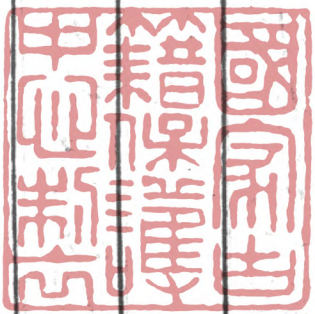
石梯堰

楊村堰

老溪堰

紅花堰

黃土堰



石門堰

石子拜堰其山河馬嶺野羅鹿頭見褒城堰志蓋兩縣共利之也

褒城縣

山河堰在縣南長三百六十步橫截龍江中流而東逸資以溉田乃漢相國蕭何叔業為豐儲計曹參落成之古刻云巨石為主瑣石為輔橫以大木植以長椿列為井字蜀諸葛亮駐漢陣其蹟宋吳玠吳玠相繼修築至今利賴其下鱗次諸堰皆淵源於此
金華堰縣東南六里乃山河堰水析流之總渠也

第三堰縣南五里乃龍江下流分東西兩渠南褒漢中
共之者

高堰

舞珠堰

大斜堰 小斜堰

龍潭堰

馬湖堰

野羅堰

馬嶺堰

鹿頭堰

鐵爐堰

四股堰

浪

流珠堰縣南八十里星噴迅勢若流珠亦蕭何所築浪也嘉靖二十八年堤岸傾圮用力寔艱邑監生歐本礼相方度宜濟原導流編竹為籠寔之以石順置中流限以椿木胼胝數月方克畢工至今賴之

城固縣

楊填堰縣北一十五里出涇水河宋開國侯楊從義於河內填成此堰故名城固縣用水三分洋縣用水七分五門堰縣西北二十五里出涇水河元至正間縣戶蒲

庸以修築不堅改創石渠以通水利弘治間推官郝晟重開之俱有記

百丈堰縣西北三十里橫截涇水為堰闊百丈故名

高堰

盤蛇堰

橫渠堰

鄒公堰

承沙堰

倒柳堰

西小堰

上官堰

老兒堰

周公堰

沙平堰

東流堰

坪沙堰

西流堰

流沙堰

鵝兒堰縣東北十里寶山之麓相傳三龍化鵝戲水堰崩故名

洋縣

斜堰縣北五里堰若澆水下流水苦衝崩萬曆十七年知縣李用中以石條橫甃數丈許仍東開土渠灌溉資之

土門堰縣北十里

澆濱堰縣北一十五里堰水所給甚遠下有斷澗二歲每為板槽引水值水橫發槽輒淪落田涸稿民甚苦之萬曆十五年知縣李用中創石槽二極為完固始永濟矣有碑記

亭溪堰

水苦化本歲苦

五 稽國和并書
二郎堰

高原堰

三郎堰

西鄉縣

金洋堰在縣東武子山後有大渠一支分小渠二十有五其名不具載

五渠堰

官莊堰

牛地堰

空渠堰

東龍溪堰

西龍溪堰

驚軍壩堰

洋溪河堰

高川河堰

高頭壩堰

長嶺岡堰

黃池塘堰

羅家秤堰

梭羅關塘堰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陝西

卷之六十

汚縣

馬家堰

石門堰

白崖堰

石燕子堰

天分堰

山河堰

金公堰

三岔東堰

三岔西堰

石刺塔堰

羅村堰

金泉東南四十五里源泉湧出灌田千餘頃

莫底泉東南四十里泉出不竭俗傳無底灌田百餘畝

寧羗州

七里堰州西七里嘉靖間知州李應元修既田十餘頃

他近溪處所多有小堰

按築堰既田為利最大厥工亦最艱歲出椿費歲動

夫力苟無法以變通則利源反為害叢矣故議者謂

蓀筒之宜置也拍築之堅也衝崩之且稽也堰長之

宜擇也夫冊宜清洞口宜石而崔序之宜定也蓋箇
 置則椿可省築堅則堤無潰衝崩稽而補修有數軌
 沒者何所其奸壞長棒而督率得人規避者何所施
 其巧夫冊綜以脩斯無偏苦之憂洞口砌以石斯無
 盜挖之弊若上四下六之次序有定則上壩下壩之
 分顧各得所稱水利者信乎其為美利而積于源流
 於不竭之澮矣

茶課

西鄉縣二萬九千六百八斤五錢

何大復曰漢中之茶產於西鄉故謂蓋茶地余問之

不然西鄉茶地惟三里耳三里去縣又四百里經於
 豺虎寇盜之窟比以加賦其民晝夜治茶不休男廢
 耕女廢織而莫之能辦也於是乎有逋戶焉

崔序
 本序
 本灌

規避
 本規
 以脩
 本以
 以法

甘泉

秦宣太后殺義渠王於甘泉

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前殿

二十五年欲遊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而行出

二世起林光宮從廣各五里

漢文帝三年帝如甘泉

十年冬行幸甘泉自甘泉之高奴回幸太原

十四年匈奴入寇侯騎至雍甘泉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武帝元朔四年冬行幸甘泉

元狩二年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得休屠王祭天
金人祠甘泉以為天神主

五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
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
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少愈疆與我會甘泉
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壽神壽神君神君
最貴者太乙其佐曰大業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
聞其言與人等音時太時來則風肅然居室惟中
時晝言狀常以夜天子夜狀後入因巫為主人閑飲食
所以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晝恣其所語世俗之

壽神必奉壽官宜
從官字

七百 必奉壽官

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元鼎二年十二月上待方士李少君于甘泉宮

四年六月汾陰巫錦得大鼎於魏睢后土宮旁河東太

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至

甘泉從上行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群臣皆上

壽賀

五年上幸甘泉立太乙祠壇所用祠具如雍一時而有

加焉五帝壇環居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群臣從者及北

斗云十一月辛巳朔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乙朝

日夕月則揖而見太乙如雍郊禮其祠列火滿壇

至秦他本立秦似
直從字

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乙
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
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
因此地光域至秦時壇以明應令大祝領秋及臘間祠
三歲天子一郊見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作十九章之
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
昏祠至明夜嘗若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
竹宮遥拜百官侍祠者百數人皆肅狀心動

元封元年帝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外
登單于臺至朔方還祭黃帝冢橋山迺還甘泉類祠太

城外他本城北

公卿公室下他本有
孫字

一又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一歲
之中甘泉倉滿

二年作甘泉通天莖臺從公卿仙人好樓居之言也六
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九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
房賜朕弘休其赦天下毋自復作賜雲陽都百戶牛酒
作芝房之歌冬十二月帝還祠太乙拜德星贊饗曰德
星昭行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
敬拜泰祝之饗

五年冬帝南巡狩至於盛唐遂北至琅邪並海還幸甘
泉

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栢梁臺火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祀
蓬萊春還受計於甘泉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

太始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享外國客令天下大酺

五日

征和二年帝行幸甘泉巫蠱起黃門蘇文亡歸甘泉宮

言狀

四年夏六月自泰山還幸甘泉

後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定

二年化本元年

姜溪
渠化本姜

二年秋七月朝諸侯於甘泉宮

宣帝神爵元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時

二年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

四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有神雀五采集甘泉泰時殿

赦天下

五鳳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甘露二年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

賢王銖姜溪堂入侍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

緡來朝

田租
從本田征

黃龍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
元帝即位遵白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施恩澤惠
事所過毋出田租

初元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賜雲陽民爵一級女
子百戶牛酒

三年罷甘泉宮衛令就農百官各有費

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赦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鰥寡高年帛所過毋出租賦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赦雲陽徒賜民爵
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帛行所過毋出租賦

五年行幸甘泉

建昭二年行幸甘泉郊泰時赦

成帝建始元年作長安南郊罷甘泉祠從丞相匡衡御
史大夫張譚之奏也是日大風壞甘泉行宮折板時中
樹木十圍以上者百餘

永始三年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
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待詔楊雄奏甘泉
賦

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

綏和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成帝崩皇太后

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尊經義定郊禮天下說

熹惟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

帝艰难之卒未得冥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

帝之意

哀帝建平三年寢疾乃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

順奉承聖業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惟思殆繼体

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

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平帝元始五年復南北郊罷甘泉祠

雲陽

雲陽在今涇陽三原二縣之間

少昊青陽氏塋雲陽

秦始皇二十七年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

十四縣城臨河從遼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

陽徙五萬家於雲陽復不事十歲

漢武帝太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傑於雲陽

昭帝後元二年秋七月追尊趙婕妤為皇太后起雲陵

以其地置雲陵縣

始元元年夏為太后起園廟雲陵

天下郡國列傳

陝西

卷之六十一

三年秋募民徙雲陵

四年春三月甲寅徙三輔富人於雲陵賜錢戶十萬

成帝鴻嘉二年春行幸雲陽

平帝元始五年罷雲陵以其地屬雲陽縣

三國魏司馬宣王撫慰關中罷雲陽為縣以其地置撫

夷護軍

晉元康初趙王倫選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

復罷護軍氏羗反又立護軍

秦苻堅於嶽蘄山北永安鎮三原護軍即姚襄官三原

本縣地迤西有孟侯原

中山代本中山存終

後魏大武帝太平真君七年罷護軍於永安鎮置三原

縣又別置雲陽縣曰別置則在嶽我山前非漢時故址俱屬北地郡

建德二年廢建中郡置雲陽郡

周高祖有疾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遣輔嗣子冬十

月乙亥崩於雲陽宮

武帝建德二年秋七月庚申行幸雲陽宮

四年秋八月丙辰行幸雲陽宮

六年 月癸巳行幸雲陽宮

宣帝宣政元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止雲陽宮丁酉還

京

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雲陽郡

唐高祖武德元年析雲陽置石門仍置三原縣於永安故城

三年以石門溫秀置泉州以冶水衝城徙雲陽於南十五里

太宗貞觀元年廢泉州省溫秀更石門曰雲陽十三年春三月壬寅雲陽石燃方丈晝則如灰夜則有

光投草木則焚

八年省雲陽更池陽曰雲陽

武后天授二年以雲陽涇陽醴泉三原置鼎州

大定他本大足

大定元年廢鼎州以雲陽縣隸京兆府

代宗永泰元年詔李光進屯雲陽

武宗會昌四年冬十一月獵於雲陽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以雲陽縣隸耀州順義軍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以雲陽縣隸感德軍

淳化四年以金龜等六鄉建為縣屬永興路宣和初改

隸邠州建炎四年沒於金金隸京兆府路 金隸耀州

元隸奉元路

至政元年移縣治於三水改為三水縣

十八年復徙今治屬鳳翔府邠州

皇明改奉元路為西安府以縣屬焉
成化四年分建三水縣

淳化志襍辨

甘泉縣一隸延安府雍錄古以甘泉名宮者三秦之甘泉在渭南一也漢之甘泉在雲陽縣磨石嶺上二也隋之甘泉在鄠縣三也長安志曰唐石嶺山有甘泉十道志曰甘泉出石鼓西原漢甘泉宮在山上即秦林光宮旁也此則取石鼓甘泉以名者也隋宮在鄠縣西南二十里對甘泉谷秦之甘泉谷史嘗明言在渭之南秦始皇本紀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秦時咸陽跨渭南北則此宮不在渭北之咸陽而在渭南之咸陽又本紀曰始皇諸廟及章臺

上林皆在渭南已而更命為極廟自極廟道通鄠山作
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則甘泉前後必近上林
即鄠縣也由是觀之則秦之甘泉與隋之甘泉正同一
地若秦之林光至漢猶存漢武元封二年始即磨盤嶺
山秦宮之側作為之宮是為漢甘泉矣孟康注郊祀志
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漢於秦林光旁起甘泉宮非
一名也師古之說是也元封二年以前史之所記文景
皆嘗臨幸甘泉而不曰甘泉有宮可幸當是秦之林光
還在磨盤嶺上不燼於火而尚可用也战国策范雎說
秦王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南帶涇渭

右隴蜀左閼阪夫睢指甘泉谷為秦北面之塞即雲陽
縣甘泉山也甘泉山即車盤嶺也武帝雖別敕甘泉一
宮而秦之林光如故也則謂甘泉宮在林光宮旁者也
且武帝之為此宮也不獨以脩游眺也采信方士明庭
之語求以自通於仙故增之又增之如秦時如仙掌露
盤及太一諸畫象畫在其上也此山高在它山南距長
安已三百里而望見長安城堞其上有通天臺雲雨悉
在臺下自武帝後山上宮殿臺觀略與建章相比而百
官皆有邸舍故帝以五月避暑八月乃歸也元和志曰
當其登山必自東箱阪而上阪在雲陽縣西北三十

栢栢他本栢栢

八里紫紆曲折單軌終通上阪即平原宏敞樓觀相屬也其紫紆曲折故名車盤也匈奴入寇而烽火通甘泉長安西地者以人主時往甘泉不敢主定其處故烽火而通也

三輔黃圖甘泉苑武帝置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里八石扶風周迴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宮殿臺閣百餘所
所有仙人現石闕現鳩鵲現御宿苑封密現在長安城南又曰漢畿內千里並京治之內外宮館一百四十兆五所班固西都賦云前乘秦嶺後起九峻東薄河華西涉峻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秦離宮二百漢武帝往往

小起他本小越

長伏他本長狄

修治之援此則甘泉宮三輔故事所謂北至甘泉九峻南至長楊五作連綿四百餘里通內外部城而

銅人秦鑄銅為長伏之象始於秦世漢亦做鑄而又增大三輔黃圖甘泉宮通天臺上有承露盤仙人擎玉盤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毀棟桷皆化為龍鳳隨風雨飛去此即甘泉之銅人也三輔故事曰武帝銅露盤承天露和玉屑服之欲以求仙班固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莖軼埃壙之混濁解顛氣之清英張衡西京賦曰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按凡此記此賦皆指武帝所鑄捧

盤承露也。魏畧曰：明帝景初元年，從長安鍾壚駱駝銅人承露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由於霸城。又漢魏春秋曰：明帝從盤，折散聞數十里。金狄或泣，目由於霸城。故李賀金洞仙人辭漢歌，叙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折盤，仙人臨載乃潛然泣下。其歌曰：魏宮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月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哀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癖白魏方來，徙人存而盤已折。則承露之具不全，魏人豈肯載之以東也。至謂

銅人就載，泣下則恠之，又恠者也。李賀所言，又並此而加恠焉者也。賀之詩，辭曰：哀蘭送客咸陽道，又曰：渭城已遠波聲小。咸陽渭城皆在渭北，若銅人自此地徙移，則必自甘泉來。甘泉銅盤元鳳間已摧毀，雖其椽楠

畏樂似本長樂

七月似本七月

亦化龍鳳，則漢明之世已無銅人可徙，而况能及曹魏也乎？則謂携盤而出咸陽渭城者，又謬也。况魏明帝青龍之五年，已自改為景初元年，則魏世自無青龍九年賀之說。出於妄信，並可見矣。又况人盤力重，畏樂正在平地徙之，尚折甘泉山高險，一名車盤為其不可直度，而通迂迴取徑若車盤狀，此之銅人豈可全体移載也。

哉又漢武所鑄如飛廉龍馬之屬漢明帝皆常迎而取之其人力可勝者已遂致之洛都矣獨金狄重不可前乃遂棄諸霸城而已狀則徒銅人者迺漢之明帝非魏之明帝也魏畧所言正是誤認漢明以為魏明世人隨而和之不是憑矣世人但見魏明初鑄二狄故并移弃霸城者而歸之魏明也若謂漢明時已嘗補鑄則董卓先在東都凡其龍馬皆嘗取之以為錢材決不肯毀小而存大此自可以意逆也

祭天金人句奴傳曰霍去病出陝西過焉者千餘里得句奴祭天金人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

即佛像是其遺法也按今世佛像不問範金捏土采繪而其像通身黃色則皆本諸鑄金也武帝既得此像遂收而祠諸甘泉以其得自休屠分地之內故係之休屠也漢志謂馮翊雲陽有休屠祭天金人者是也雲陽縣者甘泉宮地也休屠已降而為渾邪王所殺武帝嘉其向化遂并與金像而尊之既已祠諸甘泉又取休屠王列之典祀而已名之以為路徑神也見祀郊志曰禪者休屠太子也武帝以其父故而寵養之賜姓曰金剛又本之金像也已而曰禪之母死帝畫其像於甘泉而題之曰休屠王閼氏也夫惟寶其像祠其父姓其子繪其母

直皆以其來降而尊異之也自此以外史無他聞也班固漢人也其著其寔首尾如此之詳至曹魏時孟康注釋漢志始曰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縣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其像於休屠古地而又為去病所獲也自此說既出而晉史隋史亦皆據信入之正史予以世次先後攷之未敢遂以為狀也

右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之辨

杜佑曰冒頓以秦二世元年自立擊走月氏則是秦二世以前月氏之地未為匈奴所有休屠未得主典其地安能從像以寔而不為月氏所卻也則謂避秦而徙休

屠右地者理之必不可者也則孟康之語顯為無據不待多求矣若夫金像之所自來則於是有攷而非避秦以徙之謂也張騫傳曰月氏者燉煌祁連間一小國也燉煌沙州也祁連天山也本皆月氏地也沙州天山之間有城焉名為招武招武者即佛之譯釋迦棄其家而從佛之地也月氏既為匈奴所破則遂散竄於葱嶺之西為十餘國凡寇昭武為姓者皆塞種也塞則釋教之訛者也此地興崇釋教而月氏國焉故金像遠在其地而為去病所得也用何說以為主執而云自秦地而徙之月氏也

玉樹
伏存玉木

右辨甘泉非匈奴祭天之處秦未嘗奪其地其金人乃自休屠右地移徙來者非自甘泉而徙去也

楊雄甘泉賦西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之璘珞左思記之曰果木生非其壤於義虛而無證也李善引漢武故事則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若如所言則是木也蓋用珊瑚碧玉裝飾為之其謂翠而青蔥皆狀碧玉之色而已非真有是木根著其地也至黃圖則又有異矣曰甘泉谷北岸有槐今為玉木根餘盤峙三二百年木也十道志所記亦同楊震閔輔古語云者老相傳咸以此木即楊雄之謂玉木青蔥者也

碧犀
伏存犀

詳此二說又直謂木本槐也而名之以為玉木焉耳予即本賦上下文求之則雄拾殆可類推也曰璧馬犀之璘珞則非有真馬真犀也直以碧玉刻為其形焉耳世固無璧馬碧犀也又曰金人此以承虛者虛鍾也則此木虛加珍矣故誇之以見其盛也於是合三者言之則玉也璧也金也寔非土毛而皆假物為之則漢武故事所著大為可據也若指其木以為槐亦自一時所見狀槐葉望秋先零不貫四時其碧不長恐非雄之所誇也

鑄鼎荆山即峩峩山其山陽為鼎州其南為湖縣其西

為冶谷皆黃帝鑄鼎之證帝王世紀曰黃帝鑄鼎於荆
山鼎成崩於荆山之陽長安志載嵯峨山事曰黃帝鑄
鼎此山今河南閩鄉有鼎湖驛亦傳為黃帝崩處狀荆
山既有鼎州湖縣冶谷及仙里仙發諸村則鼎成仙去
之跡甚明而閩鄉無他左証况橋院公此地近當以世
紀為是又史載黃帝鑄鼎於荆山今山陽有鼎州則此
山為黃帝鑄鼎所在帝時名荆山也按禹貢導岍及岐
至於荆山今岐山東惟峨山為大禹紀事乃略其大而
詳其細不記其山而叙其麓有是理乎又按宋敏求雲
陽志曰嵯峨一名嵯嶺山又名慈峨山四夷郡縣圖記

曰山頂有雲氣即兩人以為候昔黃帝鑄鼎於此山現
此則此為荆山其証甚明諸儒以富平為荆山者信誤
矣又按仙去之說猶言賓天云耳由秦皇漢武好仙方
士欲售其術故以黃帝為乘龍上天此妄誕無稽語也
後人不察以為寔事殊不知天一日而旋一周朝在九
霄之上則夕在九泉之下其運轉之疾無可比方人生
車輪而運於地者頃刻暈眩乃運於天之上其能生耶
右升仙之辨

梨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
芳林景曜門之西也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

園分明板河則梨園在太極宮西禁苑之內矣開元二
年置教坊於蓬萊宮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
寶中即東宮置宜春北苑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
即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教者名為弟子耳凡蓬萊
宮宜春院皆不在梨園之內也上素曉音律時有李龜
年賀懷智皆能以伎聞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教百事皆
陳於梨園自是音聲絕不類人間此之玉簫所陳者乃
始正在梨園也長安志又曰文宗幸北軍國幸梨園又
令太常卿玉涯取開元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
樂成獻諸梨園亭帝按之會昌殿此之會昌殿也者即

在梨園中矣

右梨園弟子之辨

岐陽石鼓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

里周太王之都秦雍縣石形如鼓其數盈十蓋記周宣

王田獵之事即史籍之迹也今武帝祠有石鼓文多剥

落其可辨者惟魏文帝太和六年乃宋順帝昇有艾經

艾程邑士夫敬謁政和六年尹天覺張光李法石彥政

种浩率胡令宰王仲武簿張仲恭尉步于厚寄居刘直

道緣仲秋檢踏屯田叅謁武帝廟時孝昌乙卯乃梁武

元年十月三日等字按樣此皆南渡以後登臨姓名其

史籍作史籍

所謂石鼓四原者蓋以形言而非岐陽之石鼓也

右石鼓四原之辨

蔡邕獨斷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小駕有法駕大駕祠天甘泉脩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中興以來希用之案邕此記則惟郊天甘泉乃是夫若夫漢昭儀之謂公從者慮鹵簿中有從官焉人或非之故立為之名而曰公從也言天子在行則其官貴皆當以法得從也楊雄見之果設却妃之諷則其預立此名蓋以自文本非公卿扈行正語也

右昭儀法從之辨

卷終

郡國利病書卷之六十一

慶陽府

安化縣

驛馬関在城西南九十里周一百四十步內置巡司

槐安鎮在城北一百五十里道路寬平最為要害宋范

仲淹置鎮於此增築周圍六里城門樓櫓悉具又多設

倉廩直道通定邊花馬池諸處又相為應援足以控禦

外夷籬藩中夏矣

五交鎮在城東北一百一十里北至寧夏界五十里

馬鑑寨在府北七十里

橫山寨在府北一百里

綏遠寨在府北一百里

懷安寨在府東二百里東接延安府界

金湯寨在府東二百里

白豹寨在府北三百里

寡阜寨在府北三百里

大援寨在府北三百里

柔遠寨見上宋范仲淹所築周二里今廢

槐安東谷砦在府東北一百七十里道通安寨川范仲淹置

淹置

槐安西谷砦在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道通環川范仲淹築

築

永和砦在府西北一百里西控大現川宋范仲淹築

美泥砦在府西南一百里宋范仲淹築

智泥砦在府西南一百里宋范仲淹築

荔原砦在府東北一百里宋蔡挺築

天固砦在府西南八十里地即彭原廢縣

通遠砦在府 里宋築

定邊城見上

董志堡在府南一百二十里

智泥砦雪泥

赤城堡伏本有
溫泉堡伏本有

赤城堡在府南七十里

溫泉堡在府南八十里

赤壩堡在府南一百一十里並嘉靖中築

合水縣

鳳川鎮在縣東北五十里宋范仲淹置控子午嶺入西

夏界東接本府一百五十里

華池鎮在縣東一百里

平成鎮在縣東北一百八十里宋范仲淹置西接本府

一百六十里

白牛寨在縣東三十里

環縣

清平關在縣東二十里

蕭關在縣西北二里即靈武地

石昌鎮在縣西三十里道通馬嶺威州一帶宋范仲淹

築

馬嶺鎮在縣南一百二十里

安化寨在縣東三十里

安寨堡在縣西四十里宋范仲淹築

平遠砦在縣東三十里東控大現川宋范仲淹築

團堡砦在縣北一百五十里宋范仲淹築

徐家密砦在縣北一百三十里
木鉢城見上

寧州

復橋砦在州東五里

早社鎮在州南三十里

新庄鎮在州西三十里

焦村鎮在州西五十里

南義井鎮在州北三十里

鳳凰堡在州北五十里嘉靖中築

真寧縣

橋上寨在縣東三十里

安興堡在縣東南一十五里

湫頭堡在縣東南五十里

委家堡在縣東七十里

解家堡在縣東北四十里

山河堡在縣東北六十里

西峪堡在縣北二十里

高石堡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平涼府

山海經西去華七百里曰高山是時洪水未溢高下低
 平道直而徑禹治洪水水疏土崩山川瓜分并高歷險
 間坂懸絕道阻且紆今乃千里矣禹書曰涇屬渭汭平
 涼之水涇汭為大分水之源寔維高山高山東南為小
 隴西北為蕭關大原岡峦膠絡不絕咸源華亭白砦涇
 出秋頭東北西南筭頭放之平涼越涇而邠汭來匯之
 逾於涇東匯華亭西匯崇信諸水北過涇州之西以入
 涇山多石沙水皆清鄰華亭南境遠門川諸水乃東匯

赤城良原靈臺遠溪諸水北至亭口以入涇鎮源匯慶
陽南陽之水過涇州之北以入涇山多黃壤水皆濁流
以衆水匯萃滄平可舟詩曰泮彼涇舟是也自茲以上
溪漲峻駛奔流可方棧也咸疏為磨磴以治麵造紙灌
溉田園亦患衝決利害相兼矣咸出高山之陽高山西
南陰德靜寧是謂山後之水乃由鞏昌之清水縣以入
渭高山西北鎮源之陰固原諸水匯為東西海子北為
黑水東北以入黃河塞不任灌溉淺不勝舟楫頗為磨
磴終足汲牧其微矣咸出高山之陰
平涼城東北之水皆入於涇涇出府城西南七十里筭

頭山下今曰箕表嶽散之轉也嶽山頂也地為華亭白
岩里百泉之訛也前即湫頭山朝那湫在其巔其下為
內合華亭崇信三水過涇州西回中而東入涇皆可引
而為渠輪而為磨以治穀香及紙分溉田園民所利也
百泉中涇東過空同至龍尾山之陽則六盤牛營迤東
北山諸水匯焉而涇流始大東去府城西北一里而選
陰疏為中內外三渠陽亦一渠東西二十里為磨以百
數咸估五七百金分流既園咸畝直十金以上咸至三
十金少者畝三五金池塘臺榭花卉竹木相望而楊柳
尤多皆諸宗豪貴產也世亦以石柏山茶牡丹芍藥菊

小谷
本谷

為上麓以金銀玳瑁為上竹以鳳尾為貴他殆難枚舉也嘉靖庚戌以來水旱不均旱則爭決涇匪以增築而草或閉涼水大至涇乃棄故道而大決諸渠漂毀園池臺榭植物城北盛現蕩為砂礫唯東方尚存其半西北所餘無幾也今方講求道閉之術法當以城西為大堤以捍涇而曲置水門以通渠不可緩也北城之闔溫泉出焉即古柳湖為韓之園樓現破塘魚柳荷蒲甚盛作王城砂堤以護其北涇不能侵此其證也泉東流過陶將軍萬竹園余北郭之居既地三里而既東郭新街廂之中橋曰太平水曰小谷即後谷也谷高數丈郡南山

景張
下二字

岨字
下本字

資水
本負水

諸泉匯焉濶及步源遠三十里入於涇東西既園各里許而山水暴漲嘉靖六年六月遂漂破泉郭室戶齧居民以萬數弗殺如雷有漂至西安尚生者分守叅議閩人陳君毓賢始築夾河城今隨壞輒築又東北二里曰岨山谷東南山泉所匯濶及步源遠八里既視浚谷而暴水頗減亦築夾城北入於涇自此而東則南北山谷之水咸入涇而民以利汲灌多資水以居暴雨至漂溺亦多矣

歷考諸州縣志父老所傳與余所見徭租逋負立法之弊有十三而賦盜不與焉 國初以江南賦數多失寔

誅戶部侍郎郭桓等而秋糧事發之民皆充軍天下震
懼西人質朴自古率數十石糧有官者或至百石初諸
將失利定西元將王保保大掠而去西北州縣空虛民
單丁為戶無妻為丁名曰好漢糧有司得免谷是時法
簡吏清民唯辨正徭糧而已徭無私役糧以地所出大
小參穀豆斗斛平槩一夫一婦牛二具墾閒田二頃荒
肥茂暢風雨時調可獲三百石以十之一納官三十石
而至足矣輸倉即受固無面難索取折銀也故徭賦易
足民支益於官里長總以牛車運之牛車通行每歲不過
銀三分而一家之食益足矣更不買益而食也故公私

利然單丁無妻者一世而絕每十戶有一二戶焉而八
九已代輸不支矣立法之弊一也自古糧雖多荒地山
林亦廣固將以予民使生息開墾也子孫多而開墾薄
者地必大子孫寡者尚不能守其原業田畝日削不均
之弊二也不均必訟爭訟爭必求買將安取財故田園
折而輸宗室豪強軍校矣侵陵之弊三也徒訟者勝不
訟者負良善蒙辜奸滑肆志風俗之壞四也又增益苑
衛所旗校官吏諸人十倍州縣盡奪民地地無定分而
宗室豪強軍校乘勢侵漁遊民商賈盜賊附勢射利富
強兼并官訟莫之能禦而里甲日益侵削不存十之

二三夫以十存二三之民與業而代輸十夫七八之糧
與徭勢必流亡大弊五也 高皇時駙馬郡尉歐陽倫
歐連運載私茶蘭州大使以聞而誅倫及附奉諸官吏
而賞大便是時驛遞非奉 符驗運定數孰敢冒濫故
驛遞清潔而里甲不擾今官之百費倚民取辦而吏胥
曰緣為奸民一當里甲充驛遞焚室戶毆妻子而奔亡
矣甚乃殺其襁負有死之志無生之樂盜賊羣起法不
勝奸夷狄乘之四隅交難廣設戎險增募軍族而民病
愈甚矣此其大弊六也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弘治以前
未之有故然典憲簡嚴都御史御史夙裁彰灼故吏久

而民不煩也是二察院者如網有綱三舉而目張如桶
有箍四固而無漏今則漏網吞舟計日牟利送往迎來
取辦頃刻乞貸陪償生理滅矣大弊七也官既知其弊
宜大有以抹之乃以官吏犯法之物例歸於公官之迎
送既不能免其一而輸公復加為二民力且盡公無所
得大弊八也民少官多徭必增又重以土兵提編徭大
增而民丁少日增日盛其弊九也糧改徵銀糶禾數倍
輸銀加耗又將倍之承平久墾地利瘠薄所收不給官
糧何以自給其弊十也力差徵銀大寡一人終歲坐食
以役非十金不能而館庫諸役又將資公費終歲至百

金以上其弊十一也今徭役之目曰貢物蓋無幾矣澤
至渥矣曰厝銀曰科貢費皆禮也曰門曰皂給使也曰
庫曰斗守財也曰弓兵曰民壯曰机兵捕禦也曰土軍
征役也曰舖司兵巡遞也驢夫曰馬夫曰牛夫俱餽公
命也皆官所需而不可缺一焉者曰里甲老人非徭也
所以董治教者今舍隸勿役而役民壯机兵非制也其
又以里甲充隸以市民充隸原設衛所大則征討小乃
捕禦無衛所者乃設弓兵無巡檢者乃簽兵壯今平涼
衛所四布餘軍不以捕禦而為衛官私役巡檢司以十
數而弓兵咸納月佑不以捕盜不應公役而加以兵壯

廟祀本厨事

稷取祀本校

重以上軍額設之軍食民租衣民徭隱沒勿究而民之
代軍役者四焉其弊十二也曰民校廟事新封郡王也
曰養牲戶曰樂舞生曰齋郎奉王祭也又曰陵戶墳
階祿陵而私役民殆無法也群牧所弗養牲軍校之餘
弗克樂舞齋郎給新封之校厨皆非也民稷取一人焉
足矣或戶取之戶畏病輒行路祈免或率州縣取之官
慮其弊乃議解銀十二兩折以免役也既又役校而解
銀其絕而弗嗣者官弗檢收而新封者又輒簽民病極
矣夫非理役民弗畏忌也而又索其進退交際之貨賄
民是以重病其弊十三也

府城 本府設

平涼縣為里二十三為戶二千五百三十規方几百五
 十里地非不廣民非不足顧今哀微不能自存何哉蓋
 嘗深思其故矣天造之始大亂甫定南山涇濱咸森莽
 斥鹵之地以待開墾未几而建苑馬監收為園奪諸民
 未墾之田也計畝過府城數等又有平涼衛之屯馬復
 取民未墾之田十一年後又建固原衛繼又增置苑
 監惟意之所取凡民田之絕勿業者率以予之而宗室
 男女封者盈千生各有田業歿各建塋域僮僕守衛悉
 取諸至近而足又不啻十之五而民始大困賦始大加
 近府之縣平涼華亭尤甚而公私_鹽竭矣西寺鹽院

鹽院 本縣設

長史合屬之官吏隸與門庫督府戎師三衛所之官長
 吏從又盈千焉_為賦皆增賦於田徭皆增取於民日疲
 而徭日倍地益削而賦日加以百五十里之地而達宮
 貴馬乃一人耕而食數人如之何其責有司以取盈也
 坐食猶未已也又為之里甲驛遞以送往迎來取辦俄
 頃而動用百十金民是以不堪其求而惟祈流亡之速
 矣物極則變則通則久省冗食節浮費以通變宜
 民此仁墾之事廣大之業也謹書此以俟

凡設重臣貴便宜利民去害故取民之財必揆義定制
 不可權宜也諸凡料索生於兵與出自上命或弗得

官貴下

脫人以其計為之可定之軍謀以食之

復市鹽於商官收倍

不民獲二害其鈔銀乃以給宗室折俸今百官折俸例

已猶之可也若平涼食鹽鈔銀其始也因官有益以市
民披籍計口取其直而里長公具牛車輸之里中仍計
口給鹽是官受銀而民資食也上下相資非牟利也上
自王府下及官吏貧民皆有食鹽無復買鹽於商者矣
而官復召商種鹽商將何所賣之緣和治以後雖計口
皆虛民未有寔支而宗室復得鈔銀以折俸往：知其
弊亦莫肯寔輸鈔銀而宗室折俸亦不異其必得也姑

虛民但本虛名似宜從

以其人符市諸奸執得估五之一焉所獲亦甚微估符
者必賅有司嚴徵於民與奸執之徒各分其二焉重困
黎民而利斯人余不知其何說也昔撫山西凡覈宗室
請折鈔之文必命之以助補正補蓋謂此也以法言之
商鹽既大行于民則官不當取鹽鈔銀百官折俸既虛
則宗室勢不當獨給况本身正祿尚缺乃以給奸執為
賅之窠尤所不可用以補助正祿禮也大要計臣不肯
正法守而出納倚辨吏胥此民之所以日困也奸者能
賅求而君子耻之此君子之道所以日消而四維掃地
矣嗚呼痛哉

已猶之可也若平涼食鹽鈔銀其始也因官有鹽以市
民披籍計口取其直而里長公具牛車輸之里中仍計
口給鹽是官受銀而民資食也上下相資非牟利也上
自王府下及官吏貧民皆有食鹽無復買鹽於商者矣
而官復召商種鹽商將何所賣之緣弘治以後雖計口
收鈔銀唯王有及達官吏鹽而府司吏民皆莫或運支
第市商鹽而食故民虛納銀於官復市鹽於商官收倍
利民獲二害其鈔銀乃以給宗室折俸今百官折俸例
皆虛民未有寔支而宗室復得鈔銀以折俸往々知其
弊亦莫肯寔輸鈔銀而宗室折俸亦不莫其必得也姑

以其人符市諸奸執得估五之一焉所獲亦甚微估符
者必賅有司嚴徵於民與奸執之徒各分其二焉重困
黎民而利斯人余不知其何說也昔撫山西凡覈宗室
請折鈔之文必命之以助補正補蓋謂此也以法言之
商鹽既大行于民則官不當取鹽鈔銀百官折俸既虛
則宗室勢不當獨給况本身正祿尚缺乃以給奸執為
賕之窠尤所不可用以補助正祿禮也大要計臣不肯
正法守而出納倚辨吏胥此民之所以日困也奸者能
賕求而君子耻之此君子之道所以日消而四維掃地
矣嗚呼痛哉

虛民

但本虛名似
宜從

平涼九里之城三里之郭王而國者一焉其護衛一凡
四所亡虜四千戶而儀衛典仗千百羣牧一千敬依自
占相埒不啻萬人焉王而郡者二十有典代三戶各百
者四又有奉祀安王墳五百七十戶近雖改屬平涼
衛而尚未聽命使有戶五十有二其餘亦不減三十戶
而私人不與焉蓋又不啻萬也將軍以下至鄉居殆千
矣役多者數百人少者以十數又不啻萬焉城郭不啻
盈矣而西寺平涼衛官兵之居亦三分之一縣之所存
蓋無凡何民不及百廛又多僦居而屋山川民居盛衰
亦如之嗚呼產金之山靡植而莫探珠之淵不栖魚

驚茂林之蔭因生厥植艷治之婦弗育子姓此盛彼衰
理勢狀也城郭繁而民賦寡紂紆衆而閭里耗私家強
而官政衰有由狀矣狀則將奈何曰世祿之家禁漁利
坟北之賦定蠲制品式之具貴詳明里甲之哀宜合併
官府之簡必忠賢庶幾扶哀杖癸有其漸焉舍是則非
所敢知也

置郵傳命振古有之周禮詳矣而周語單襄公知陳之
亡以其廢賓餽之禮漢法得乘傳者唯秦事將兵徵賢
而已它無與焉本朝因之飛騎以驛運載以遞民田
出租身出徭桑出調貨出課亦已周矣以田租之夥者

分上中下而為驛是重納租也而又以租之夥者為是
重困大戶也法當乘傳者不獨濟行而已而狡者因之
未嘗司驛違者不獨事上傳命而已亦各求富百需皆
至取辨頃刻公使既腴腆鮮或復索餽賄中使武夫權
要騎馱動以百數復數過關或百十金回蕃責夷殖貨牟
利亦至百十餘費旬月大戶百年之家不足此曹一飯
之費而縉紳行復賓客親故之往來無不由之狡者或
假為故官及州縣小吏或昧求偽造公符唯其所欲莫
不破家兵部雖嚴加例禁而風聲流被閭閻下民莫敢
誰何又重為名幕司驛違者取見面錢而於大戶得十

餘非負費
伊本徑

餘金焉應募者又得十餘金焉奸人把持其中立旧帳
還庫補給之名而大戶百金之產入後即竭矣故一聞
此役不逃即死而公務百役亦俱廢矣乘傳者困於難
行遂捕市人以充之而城郭市廛晝閉矣嗚呼噫嘻仁
人君子寧不思所以救之乎

陝西行太僕寺之職司陝西都司所統西安等四十八
衛所清水等七十四營堡騎兵之馬政以 敕命制取
官吏軍士以會計其瘠死而糾治之歲終則以其數獻
於朝視其屯之荒者縮其直軍之贏者哀其財以益市
騎兵之馬為價年額凡千二百八十六兩五錢九分庫

貯之以待市馬而時給之

苑馬寺之職主二監七苑牧馬之政事凡畜馬市馬之
牧養度其地且均其事力而給飼之以時其水草字育
而稽其數以歲終獻之 朝物故者取其皮筋角之直
勿字者擊其祖所直之入以益市馬而懸衡其價季會
其要而歲考其成以罰其不登者軍需馬則以其馬之
勿字者予之予馬之良駑必視其軍騎射之良否而高
下俵之則無爭而馬政平其蓄馬之久近亦視其地之
肥瘠而閱寔之凡俵馬亦度其牧之能否而羸縮之則
牧不病

天有天駟天子有牧僕之職自軒轅以來墳典經史不
絕書逮周始詳穆王征犬戎責以不享在今平涼之域
而八駿皆是物也孝王命秦非子養馬汧渭大蕃息宣王
中興比物閑則北伐獫狁南平荆蠻大苑魏鄭國皆以車
馬之盛為言秦烏羸谷量牛馬即烏氏人而漢文景時
所陌成群六郡良家馳射是利馬援之邊郡田牧數年
得畜產數萬唐人養馬亦於涇渭近及同華置八坊其
地止千二百三十頃樹苜蓿今雁用牧奚三千官
寮無幾衣食皮毛是資不取諸官蓋合牧而散畜之牧
專其事不禱以耕而太僕張萬歲王毛仲官職雖尊身

本帝園生長北方貫歷牧事躬馳撫閱無點集追呼之
擾科索之煩順天因地馬蓄滋植萬歲至七十萬六千
毛仲至六十萬五千六百有奇色別為郡號稱雲錦地
狹容增置河西史贊其盛因傳至今夫豈有他術哉泐
簡而專誠而不二故也玄宗既以嫌誅毛仲後遂以付
安祿山祿山統北方三道又使兼掌京西牧馬地既隔
越而職守唯專重以匈奴叛逆覆用蹂踐唐室其餘存
者猶足以資肅宗之中興憲宗命張茂宗監牧茂宗不
能遠略乃籍汧隴民田人爭言其不便牧事遂廢唐亦
喪亂由此言之事得失馬政盛衰益昭然矣自宋以來

源公也本漢公

馬藏民間涇源為邊重鎮日不暇給然頗貿易番馬以
給戰士金元悉從民收兵與隨宜取用官以無事 皇
朝遠稽周唐大振馬政自大將軍得李思齊李茂之騎
維破王保之虜馬駝襍畜數十萬御史大夫丁王源公
藍玉四征西番部族悉服乃製 金牌合符番人以入
馬充差

朝廷以茶為賚體統正而名義嚴馬日蕃庶始置苑馬
寺聯以監苑巡以御史日久法弛弘治末年 命都御
史楊公一清董治之公振肅紀綱增 屬蒐括墾田
益市民馬一時現矣朕三年二 計利深矣數年之

後所利不補所費何哉豈

收獲法煩弊生縉紳

衣錦難禦邊患之風

與駟從點集追呼非厚字

重累之所能堪乎且牧地十七萬七千餘頃養馬一萬
四千餘匹牧軍有三十二百餘人田重牧輕皮肉收銀
三四有奇公用銀三千餘兩責之三千三百餘人物輕
輸重每歲各入賀督監參謁不絕遷代歲月繁健
南北習俗異宜道路往來勞費數人之不支如此州縣
地不輸二萬項為糧站徑二十餘萬輕重之相懸如彼
嘉靖三十七年平涼通判嘉定陳應祥幸藉平固以北
皆為牧地民村落室戶皆度為牧代之養馬償駒遂

號二稅按制先定州縣田稅後以隙地為牧本自相間
安得奔一應祥務虛名而民重被病牧既少獲種馬日
削責民市馬吏緣為奸民不堪命矣世之君子其思有
以善後哉今粗舉其大端矣

馬于兵政為最大故古以司馬名官重兵而優與馬
則兵得以欺謾抵易而馬愈不振官重馬而罰過深則
兵困而馬日耗大要稽馬之寔在將領而不在僕牧之
官使馬勿耗在調發之簡便牧之以時而不在乎法令
之具備也官不得人則法愈嚴而弊益滋不可不以情
察也

固原北四百里有大小二鹽池畦水日暴成粒無事爰
煮所謂青鹽入藥者也原設批驗所二一在固原州一
在慶陽府北紅德堡主驗放鹽引巡撫都御史張公敷
華以固原經過鹽車於靜淫二州立廠市收課以備賑
濟弘治十四年總制秦公絰移廠市固原固原兵備主
其課引銀移批驗所於慶陽慶陽兵備主其引銀以
備邊用固原立五鹽廠置老人斗行每廠五百引以
序市鑄銅板印票兵備道給老人送州印鈐以寔鹽數
商名方許市每車收門鹽一斗五升石收票銀五厘
州庫收備軍需批驗所引收引銀一錢州庫收備買

馬而斗行又納州公用銀十八兩嘉靖二十八年知州
倪雲鴻又增斗底牙銀一錢五分計一廠五百引共該
銀七十五兩歲備公用以甦里中之困狀斗行過取斗
底而裹滑為斗行倍收私放官少利而商與里甲交相
病良有司尚有以取之哉

總兵官洪武初即有此稱蓋大將元帥職也於兵無所
不統給將軍印以便征伐陝西唯為鎮守不給副印初
以侯伯都督為之建總兵出鎮猥多侯伯少習邊事而
武臣以勳闕致位都督者蓋鮮乃往之以積勞惟荐指
揮假以署都督僉事之號而充總兵故人微位重鮮勝

任者而縉紳視之益難矣

國初塞寧夏東勝屬之大同守在河外而河套為內地無事設兵地雖空虛而邊民降虜耕牧魚鹽行沃孳息自食其利官不病民軍不煩餉公私俱利成化以來始棄東勝虜乘虛入寇勢必增兵固原以北民悉為兵糧費增多官弗克供中套為塞盛境棄饒田野狹隘軍民爭訟毋獲真居公私交病議者以四夷之守在九邊而固原延綏最入衛所恃重以督府建閫其兵為尤重焉虜既侵犯弗時調遣無節疲於奔命馬易損斃而兵絕生息理勢狀也節縮財用以補驍騰之騎計遠近利

害以息奔馳之弊杜將帥侵漁以強折衝之兵君子蓋日望之嗚呼豈易遽以言哉

官軍嘗牧馬東西海麓輒為寇先據水泉刘文趙瑛之殲虜於黑水蓋以西海牧馬誘之深入而北度水泉迎擊其渴刘公天和遂鐵柱泉置城以便轉益、利廣而寇患稀苑牧軍聞牧有東西海之名遂詐諸茶馬御史下通判陳應祥檢治應祥稀御史意盡以予苑軍司兵者勿敢諍自是戰馬無所牧而坐食官芻枯之不給困斃日甚矣蓋車起花馬池至固原五六百里道遠之絕虜易要掠故城韋州下馬關以類合轉輸寇至有備蓋

開國利病書
饒美而佑廉公私咸利貪吏乃反設法禁諸城置頓使
直至固原以困之又河東益自黃河南徙重以地震水
洩解池地日高而河潤卑少多硝苦而罕鹹甘民勿堪
食則青益有美利而關輔病之益蓋宇宙洪可至此一
變通變宜民非上智達道者其孰能識之

華亭縣

禹貢汭水之源周白盧國後為戎那屬義渠秦滅之置
朝那縣屬北地郡其南屬陇西郡隋大業初改朝那曰
華亭唐置屬隴州貞觀中置儀州尋廢後唐同光中復
以州宋初曰之附郭華亭領安化百泉咸平中復割鳳
翔之崇信亦城隸之徽宗時省州為華亭縣與安化崇
信屬渭州金立渭州為平涼府改安化為化平元併化
平入華亭先是疆宇廣濶後割蕭關北三十里為羣
牧所縣西六十里為韓府敬依田東三十里為武安監
而地侵狹今仍併故韓府地入華亭

都盧城在縣西北境今都盧山下有故址書牧誓微盧
彭濮傳曰盧彭在西北

安化城在化平里宋建縣金改化平今為鎮

朝那湫在縣西北五十里湫頭山山最高池廣五畝溥

泓莫剛秦惠文王將伐楚投詛文於此

泗水源一出縣西北馬峽口諸泉為北源一出縣西南

仙姑山諸泉為南源逾縣三里合而東

古百泉在縣西北筭頭山山與空同連屬即湫頭山陰

山下有泉百餘流為涇是曰涇水之源詩云逝彼百泉

今距縣五十里有百泉縣故址

彈箏峽在縣西北瓦亭東二十里峽奇險水激激宕如

彈箏唐宋為戍守要地旁有佛寺俗稱金佛峽

古瓦亭在縣西北一百八十里後漢隗囂遣牛邯軍瓦

亭唐肅宗幸靈武牧馬于瓦亭宋吳玠與金人戰於瓦

亭大破之今置驛仍設守備一員統兵駐防

古蕭關在縣西北接界二百里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

即此東接鎮原北通周原鎮今曰牛營山

古高山在縣西北境即六山山海經數歷之山又西百五

十里曰高山其上多銀其下多青碧雄黃晉大興三年

山崩中出數其山多瓊其草多竹涇水出焉而東流注

千斤雄黃

于濱其中多磬石奇碧

縣西北名香爐峽松子峽暨朝那秋之下流匯於馬峽
口循華火山經縣城北而東曰北河縣西南之水源於
齊山循山姑山經縣城南而東曰南河皆匯於東峽口
是曰內又西北大會坡諸水曰新店川柴城川東出東
峽之東西南十八盤諸泉曰木賊海延官海水磨川武
村川東至斷萬山之麓皆匯於內水又南則屯頭三鄉
二川東經崇信之赤城靈臺之良原而東入於涇又南
則海龍諸泉循東南而下入於所又大會坡西北十里
曰百泉派為白岩川暨西北聖女川化平川龍家峽川

于濱從本于渭

皆匯於空同之前峽又西北曰馬支山前後暖水川絕
家川皆出沙崇川匯於空同之後峽又西北曰臥陽川
葵家川瓦亭川俱在金佛峽循府川而東至於龍守寺
之東麓與空同前後峽之水合是曰涇諸水皆東流惟
蕭關韓月原之水北流不至與內通循固原而北入於
河 馬鋪嶺關地界平涼 金佛峽關 三鄉關地在
崇信隴川之交並等亭而三以上三關日各設巡檢一
員今革

武令文內源辨曰後世稱內水者似誤十載茲疑止錄
朱子註詩內水出吳山西北蔡氏註禹貢出砥蒲藪之

西北遂不復詳察其地而以隴州汧源縣為汧水之源
今考隴州諸水皆由汧入渭不與涇通此不待辨而知
其與汧無涉也惟吳山弦蒲藪二說先儒抑豈無據而
妄稱之考古志華亭有隴山有汧水紀載甚確則汧水
出華亭固無疑矣吳山即隴山華亭與隴州山連壤接
境內諸山皆屬隴又曰隴山且唐宋之際縣曰屬隴尚
未入平涼也則朱子所稱吳山西北安知不在華亭境
內而必執隴以問汧耶載考弦蒲藪在今隴州蒲峪是
汧隴之西藪也而其西北即為華亭西山是蔡氏之說
亦非刺謬後人不深考西北之義誤以汧水為汧則泥

古所致不審於禹貢涇屬渭內及公劉芮鞠之什果何
所辨也是不可不辨

武全文涇源辨曰接地志涇水出原州百泉縣筭頭山
山海經則曰數歷山之西百五十里曰高山涇水出焉
考高山在平涼郡西水由瓦亭川而東筭頭山在平涼
西南下有百泉流為涇皆滙於郡城之西數里如以地
志為據則百泉為源高山為致以山海經為據則百泉
為支高山為源兩說並存則涇水南北有二源與汧同
矣揆二水之形百泉諸水大倍於瓦亭川水經小水入
大水以大納小不以小納大則涇源當在筭頭以地利

計之高山距平涼一百二十里地頗遠筭頭距平涼四
十里地較近且瓦亭居空同之西北筭頭出高山之東
南似又不當以遠者為支近者為源下者為源上者為
支者無已則隨山而度其勢循流而考其源百泉之水
由空同而東下山環水湧其勢澎湃於勢為最順高山
之水西出瓦亭川地遠流細北流于涇勢則少逆矣狀
則山海經稱涇水出高山何以故曰高山支接終南原
本太華雄峙隴山西北筭頭密迤高山視之如泰山培
樓狀故志山者舍界而從高猶志水者舍小而從大統
筭頭於高山而涇水曰之朱子註涇源曰吳山義固與

高山同也

涇川庠生王寧窮涇記

涇水紀於禹貢廣韻涇音儒說文涇從水从內訓曰西
水合流之謂也又曰小水大水之名盾其寔雍豫二州
有專名之者有通名之者專名者以義也通名者以類
也以類通名如會於渭涇東過洛涇是也蓋渭自鳥鼠
而東逝涇出筭頭而北來二水至高陵而匯於河經龍
門東注豫州洛由熊耳東北入河既皆小水入大水且
兩流合為一以故不曰涇渭而曰渭涇不曰河洛而曰

洛汭由是推之則凡諸州之水類於是者皆不拘於定名而得通稱為汭也以義專名者涇屬渭汭是也汭在華亭城東三里乃兩水合流而其北源西出小隴山之馬峽俗呼北河南源西出隴山之仙姑峪俗呼南河北河環朝那山前蓋山有古朝那王廟其西北有秋東去縣東三里而別稱為兩山南源環王母山：巔有古王母宮東去四里別稱為儀山俗呼為回頭山儀州寔以是名也儀兩兩山南北對峙豁開如門故兩水合而東流名之曰汭也又二水交流而下亦專名為汭也汭匯為深潭：名合水：之北岸一臺高廣平夷荆榛覆

礫錯雜相傳禹王廟也北陟西山之巔遥見東南隱：峰峦侵入太虛隴州吳山也沿汭峽：石三十里皆斷崖推壁神禹疏鑿之跡也峽行十五里南垓有女神之廟扁曰抵汭元君上人呼底茹娘：汭讀為茹：儒同音廟東十五里至石堡汭北受柴邨水源出朝那湫山之陽而陰即為涇水又東五里至安口峴牛心山南受武村水汭至是益大北有斷萬山白馬鋪嶺柴邨而東南有五馬山自石櫃寺武邨而至兩壁則立峻岩百仞東汭於中雪浪湍激經行五里為屯城唐李元亮屯兵扼吐蕃者也屯聚為崇信川汭水深不可涉湍不

可亂行旅皆袒而濟又東三十里北過崇信縣城崇信
又曰汭水遠北又東七十里東過涇州過回山乃屬於
涇弘治戊午督學憲副虎谷王公按涇州試諸生竣乃
涉水登王母宮亭從行王公東眺曰北流而濁者何水
乎寧對曰涇也南流而清者何水乎寧對曰汭也公曰
是禹貢雍州屬涇之汭乎周職方其川涇汭乎昔公刘
有汭鞠之即吾過豳西行三十里涉一大河北入涇是
何名乎寧曰靈臺之達溪也公曰朱子註汭鞠之即曰
豳地曰廣也試且廣求之斯地有泉乎寧曰去華亭西
北三十五里山朝那湫陰有泉百餘為涇源乃百泉

也有溥原乎寧曰亭口靈臺之西沂陽隴州之北華亭
龍門之東有廣原唐尉遲敬德破突厥郭子儀破吐蕃
之西原也李元諒開美田千頃號曰良原今為溥潤原
公曰此與吳山南北乎寧曰正相南北公曰必茲西去
百里有兩水合流者始可謂之汭矣若其窮之乎寧
計華亭至涇程一百三十五里果苻公言還白之公曰
朱子註詩言汭水出吳山西北者以名山而志名水窮
源汭流也今遂謂出隴州東入於涇今隴水乃沂入渭
去涇遠矣且將置溥原於何地乎按寧之論汭謂小水
入大水是矣狀達溪雖經流靈臺源出武村西南遠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川諸水合良原靈臺諸溪以入涇皆洹也

卷終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之六十二

萬曆二十七年李汝疏

看得松山既空故疆已復其經理善後最為喫緊而善後云者非築邊建堡設官屯兵其道無由也今會官踏勘松山東西一帶延長四百餘里堪修長邊一道河東自永安索橋至小松山雙墩分界共一百八十里河西自泗水土門至小松山雙墩分界共二百二十里在河東則蘆塘川應設叅將一員兵馬二千名築城一座蘆溝口以西紅水河應設守備一員兵馬五百名築城一座蘆塘湖設防守一員兵馬一百名築堡一座在河西

則扒沙營應設參將一員兵馬二千名幫築旧城一座
阿堪嶺應設守備一員兵馬五百名築堡一座裴家營
土門兒各設防守一員兵馬一百名築堡各一座屯戍
協守相為聲援等因照得自初國家驅胡虜子于三受
降城外則河套賀蘭尚且無虜松山故自寧區即成化
初虜據河套雖或不無西訖然去住有時松山亦非甌
脫惟是隆萬間款市一起招致賓酋等盤窟其中莊浪
從此遂成一線而蘭靖莊涼則無虞無時不荼毒且偽
造妖書紅旗傳播胡主起於草地以探遠近雖屢入屢
挫窺犯猶昔幸今恢復亟宜修守查得自涼之泗水以

至靖之索橋橫亘不過四百里許乃自舊永安歷皋蘭
渡河逾莊浪以至涼則一千五百里捨此四百里不守
而欲守一千五百里之邊果孰藉而孰易分修此四百里
之邊牆又何難而何阻勘得自鎮番以至中衛烽堠相
望迄今舊址猶存其修邊也雖皆至于築牆然過沙鹵
則挑壕過崖絕則削塹取其足以遏奔軼斯已也工俱
自今春三月起至冬十月止為便

吳姓按奏疏

延慶近邊苦寒民多穴處昔人於山峪要險處設立堡寨以禦虜寇今其基址依然臣在延慶日久習知其俗嘗勸諭父老山寨可以避虜詎不可以避盜凡數家之村落露處之氓皆當聚慶山寨之有城有井有窯大者容千人小者亦容數百人據險固守有一夫當關之勢若廣蓄糧粟多備火器無不守者

延綏鎮

河東劉敏寬曰按榆塞古朔方地河流自西而東由寧夏橫城折而北謂之出套北折而東之復折而南由南甫川入葭州界謂之入套紆迴二十餘里環抱河南之地謂之河套自古郡縣綉錯其中明初即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河我人登城一望則平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遙匹馬一人不能隱敵輒望城引去遂遠居沙漠河限之而套為內地時候冰河乃乘間入犯我所防者秋冬耳春夏得以其餘力田套中備城守其往來侵邊惟遼東宣大寧夏甘肅莊浪一帶頻

榆林化本榆林

茹其毒而延慶無患者河套蔽之也迨東勝不守外險
 既失彼始渡河無所忌矣先是鎮兵駐綏德苦于選制
 遇敵入犯比兵出每不及而返其後都御史余子俊撫
 延綏相度形勢東之至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之花馬
 池築邊牆二千里增置營堡創榆林衛移綏德重兵鎮
 於此清釐陝人有伍籍詭落及罪謫者徙寔之擇其才
 子弟為建學立師教之又開界石外地與屯田歲得糧
 數萬石事皆創始而經畫煥然自是榆為榆林弘治中
 朝廷清明河曲無患然東勝終已不復法久復玩邊墻
 日頹薄不治而亂加斯蘭每歲八月自河西入套中圍

榆林化本雄鎮

申搜化本申

獵春出剽宣大以為常七年火節寇固原詔起都御史
 楊一清摠制三邊于是始復申搜套復東勝議而卒不
 果行孝宗之後逆瑾專政以脩邊過費而邊備日弛嘉
 靖中提督侍郎曾銑上復河套議而終梗之又前之言
 套可搜者非一人而王越行之有明效使當時力主之
 何至有後患哉

中路論曰榆林城在常樂保寧之中文武開府其間五
 營重兵彪騰虎踞且左山右水固天設之岩疆全鎮之
 上游也保寧波羅相去八十里外雖有響水一堡去邊
 七十里曰恃無定河為限所慮者冰堅之時耳今河水

淺不足恃宜于保寧波羅之間添置一堡移響水之兵
守之懷遠威武清平邊垣雖臨險阻高峰峻坂似若可
據然衝口寔多川面平行如西川小理河以垣最為首
衝若或大舉南馳則安定自落臥牛諸城悉被其毒矣
且東起常樂西抵波羅沿邊積沙高與墻等時或雖鏟
削旋壅如故蓋人力之不敵風力也保寧昔稱水澤之
區年來瀦水漸涸馬無所飲倘保寧日就凋疲則歸德
之餉道可虞是今之首當加意綢繆者也然猶有隱憂
焉保寧常樂寔扼歸德魚河大川之衝雕陰上郡在
可慮今雖設有中協副將一員可以聯屬一路但兵不

滿二千馬止于數百苟且支吾以幸無事豈完策哉
東路論曰榆林東路黃甫川堡與晉之奇嵐樓子營僅
一河之隔迤西至雙山一十二城岡阜交錯深塹高崖
蜿蜒五百里東南逼近大河故大河之東路利在險也
雖間有竊掠而大舉深入則昔多未有然秋則慮入
山之大小川南近米脂為最險冬則慮黃浦之河冰一
馬可渡隨時設備其容緩乎且密迤葭州府谷神木吳堡
諸邑軍民襍居牧保為難為東路計者當以捍禦責之
將領收斂責之有庶司壁可堅而野可清矣

西路論曰延鎮西鄰寧夏與花馬池接壤者定邊之鹽

子... 國... 病...
塲堡也定邊轉而東為砦井龍州十五營堡皆依山臨
塹倚險可守然寧塞柳樹澗平川錯襟為延安諸門戶
居常小窺秋高大舉較之鎮靖：邊猶為要害柳樹澗
迤西則曠野平原無險可據新安邊新興石滂三山諸
堡設在腹裡議者欲分其軍丁添貼守瞭未必非補偏
之一策也磚井去定邊五十餘里而遙欲于瓦剎梁增
設一堡如鎮羅堡故事以便接應或以兵糧無措竟同
築舍奈之何哉定邊西郭之外南北二沙最為邊患除
之復聚徒煩畚鍤之勞不若增築之為磚墩因地制宜
哉

延安屯田議

屯田之制定始金城相其臨戎廣野使戍卒耕稼其間
以十一二輸官十八九自贍歷代行之法良意美明太
祖屯田徧天下九邊為多而九邊屯田又以西北為最
其墾田之令以邊方間田許軍民開種永不起科開屯
之例軍以十分為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種有額內額
外之殊然法久弊生瘠田荒蕪不治腴田為豪強兼併或
官校侵奪洎沒混亂徒有其名此辭國經野者所盱衡
而歎者也今延安綏德宜君等處各設兵防人不下數
千大亂之後間田頗廣誠大修屯政當任責成諭令所

在地方有司并鎮守將官一心規畫設給牛種每軍一人量給閒田若干畝務有餘裕則軍為樂業措置已定請旨永著為令內省帑運外省民輸期年之間將變荒磧為豐壤易流徙為康樂足食足兵未有善于此者經界在田開列在籍非高遠難行之事非幽隱難察之情特在以寔心寔任之耳至如地方水泉可引為灌溉者令有司相度高下經營蓄洩有成功者特與荐剡尤所為富國之計一日之勞百世之利也

皇明置都指揮使司以領衛所置總兵參將遊擊守備以司攻守又理以憲臣監以御史撫以都憲統以總制各衛所官軍分番教閱置屯遣戍要在三邊四鎮延綏寧夏甘肅之地其內地鄉兵則各州縣巡捕之官歲時教閱以護守城池備遏盜賊者也

陝西都司領衛二十五守禦千戶所四

西安左衛

西安前衛

西安後衛

延安衛堡十五墩九十七神木縣堡五墩八十三

綏德衛 墩十

慶陽衛 堡三墩一 堡一墩一百一環

平涼衛 堡十墩七

固原衛 寨二堡五十 墩一百五

靖虜衛 堡二寨一

漢中衛 堡一

寧羗衛

鞏昌衛 堡八十九墩十 寨一十九

秦州衛 堡寨一十九 墩十 寨三

岷州衛 城堡一十 墩一十 寨五十一 西固

臨洮衛

蘭州衛

河州衛 堡三墩二十 寨二十七

洮州衛

榆林衛 堡八寨十五 墩一百五

寧夏衛

寧夏前衛

寧夏左屯衛

寧夏右屯衛 堡五十六 墩一百八十一

寧夏中衛 堡十一 墩七十五

寧夏後衛 堡三墩二十一廣武營堡一堡二十六

鳳翔守禦千戶所

金州守禦千戶所

靈州守禦千戶所

文縣守禦千戶所

行都司領衛十二守禦千戶所三

甘州左衛

甘州右衛

甘州中衛

甘州前衛

甘州後衛 堡十六墩九十五

甘州群牧所 堡三十

肅州衛 營五堡三十二墩七

西寧衛 堡五墩二十六

莊浪衛 堡八營五寨七墩五十七

鎮番衛 堡十三墩四十九

永昌衛 堡十三墩十一營七

山丹衛 堡十六墩六十五

涼州衛 堡二營七寨十六墩八十六

高臺守禦千戶所 堡四十三墩三十四

弘治十六年 依本十八年

火節節 依本火

十營堡

依本十二營堡

鎮夷守禦千戶所 堡十三墩

古浪守禦千戶所 堡四墩

白馬城堡 六凡

固原鎮 弘治十四年火節由花馬池寇平鳳臨鞏兵部

月至九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駐劄于此弘治十六年

制建議暫移陝西鎮守總兵于鎮練防禦兵備遊擊

及守備亦駐于此固原靖虜守備所地方自乾馬蘭至西

安州蘭靖參將分于此靖虜守備地方自積灘堡其分守

將駐劄于蘭州城守備官則駐劄于靖虜衛洮岷河

其岷州衛駐劄邊備撫治蕃夷乃守備也河州衛亦駐

守備 榆林鎮 巡撫都御史管糧倉事提兵副總兵官遊擊方

高家堡西至清平堡東路參將駐劄于神木堡分守

堡東由蒲黃川西至栢林堡西路管糧倉事駐劄于靖

邊營參將駐劄于新邊營分守 寧夏鎮 巡撫都御史管糧倉事及管糧通判總兵副總

路參將駐劄于花馬池分守地方自鎮遠關至常州城西

路參將駐劄于靈州分守地方自鎮遠關至常州城西

甘肅鎮 巡撫都御史行太僕寺正卿少卿俱管糧副使及

州城莊浪衛駐劄兵備副使及兵備官涼州以西鎮羌副總兵

州守參政及領班都指揮行班堡以西真景驛以東

分守參政及領班都指揮行班堡以西真景驛以東

潼關衛 隸中軍都督府而官軍則陝西例得調用內駐

蒲黃 依本黃蒲

陝西省 卷六十二

西蒲州
地方

屯堡一百一十二

愚按三代而下兵防之政我皇明為盛我皇明
兵制之備將士之勇陝西為盛漢唐方隆之時世以
帝女天孫嬙嬪和戎宋以金縷和戎張元一浮薄亡
命耳一佐元昊即舉世不能以禦其武備者可知矣
追原其故前代之得天下皆有資于匈奴故世受其
患我太祖皇帝則不然龍飛淮甸用夏變夷掃蕩
乾坤洗滌日月使宇宙無腥羶之氣華夏還禮樂之
風既非前代創業者所可班矣其兵防之制盡善而

陝西又加密焉統于兵部則周官司馬之制也屬于
五府則府兵寓農之意也諸鄙既各有兵而腹裏又
有防秋之制諸將既各有兵而應援又有遊擊之制
關津既各有兵而凡城市鄉邨又各有民壯兵快保
甲之制郡邑既各有兵而深山窮谷又有巡檢巡邏
捕虎射熊之士况八郡三邊之地人閑騎射士長韜
畧故麓州川有蠡資三原杜氏而平荆襄有變賴石
渠王公而平戎在禁近則茲土一王戮之而平虜圍
京城則茲土二石破之而平南山王虎之亂原都御
史傑用土兵而平北山薛賊之亂王都御史堯封用

民兵而平廖賊四川之亂幸蒼率關中甲士而平劉
賊中原之亂咸寧偕蘭州儒臣而平往年樊紳之變
乾州用二三士夫而平近日鑛徒之亂撫臣用二三
守令而平蓋關中無士非將無民非兵置兔之古士
稱干城斥堠之要妻今常折馘况天設百二之險地
藏九死之區虜敢匪茹蹈我机阱則外有象殲之禍
內遭覆巢之慘其不畏之哉今考內外兵防之制志
其大槩如此

陝西行太僕寺所屬

平涼衛

慶陽衛

秦州衛

固原衛

陝西苑馬寺所屬

長樂監

開城苑

安定苑

弼隆苑

今革

廣寧苑

黑水苑漆

靈武監

清平苑

萬安苑

定邊苑革

慶陽苑草

同川監已上田
監俱草

天興苑

永康苑

嘉靖苑

安勝苑

威遠監武安苑

隴陽苑

保川苑

泰和苑

熙春監康安苑

鳳林苑

香泉苑

會寧苑

康安
仁本康樂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陝西省

卷六十二

順寧監雲驥苑

昇平苑

巡寧苑

永昌苑

甘肅行太僕寺所屬

甘州左衛

甘州右衛

甘州中衛

甘州前衛

甘州後衛

永昌衛

涼州衛

莊浪衛

鎮番衛

山丹衛

西寧衛

肅州衛

古浪千戶所

鎮夷千戶所

莊浪千戶所

甘肅苑馬寺所屬以下俱萃

甘泉監廣牧苑

麒麟苑

溫泉苑

紅崖苑

祈連監西寧苑

大通苑

古城苑

永安苑

武威監和寧苑

大川苑

寧番苑

淇水苑

安定監

武勝苑

永寧苑

青山苑

大山苑

監川苑

暖川苑

巴川苑

盆水苑

大海苑

宗水監

清水苑

美都苑

永川苑

黑城苑

西寧衛東至莊浪衛境三百里西至西石碛七十里又

西出塞外至罕東衛故池五十里南至黃河三百里北

至大通河二百六十里東南四百里並河州界東北六

百里至古浪城西南一千五百里抵安定衛故地西北

六百里接永昌衛境北去行都司一千二百四十里東

去陝西布政司二千三百里并有古之西平樂都西海

澆河四郡之地十五為蕃部所居而納馬易茶猶為服

屬

洪武元年正月甘肅省理問所官初貢管哥星吉歸附

此西祖世

二年都督沐英畧地崑崙討蕃部平之
四年五月元西寧州同知李南哥以州歸附 此東初二
李始祖

五年始置西寧衛

八年立安定阿端二衛

十年四月命征西將軍鄧愈副將軍沐英討吐蕃至崑崙大破之

十九年命長興侯耿炳文城西寧

三十年罕東酋長銷南吉刺斯入貢置罕東衛以銷南吉刺斯為指揮僉事置西寧茶馬司招罕東等四衛申

申冲 他本中冲

冲等十三部納馬易茶

永樂四年置苑馬寺于碾伯城 置曲先衛

洪熙元年安定王叛命會寧伯李英西征至崑崙山鴉零濶平之

宣德八年改西寧衛為軍民指揮使司領左右中前後中左六千戶所

弘治五年遣指揮哈林詣西寧求安定王族孫陝巴罷封哈密忠順王

正德四年北虜頭目阿合禿廝丞相亦卜剌竄入西海攻破西寧諸蕃先是北虜小王子怒阿合禿廝亦卜斯

刺欲殺之二酋惧奔河套擁部落至涼州乞空間地居
牧涼州將吏閉門不敢應凡十餘日始大掠入西海攻
破西寧安定王等部奪其印誥諸蕃散亡遂據有其地

此西海住
虜之始

七年閏五月海虜入犯北川守備江淮追至旱坪山擊
敗之 七月指揮首俊襲擊海虜于紅柳灘

八年正月海虜犯南川守備金冕禦之扁道嶺敗績指
揮使陳治死之

九年命總制都御史彭澤總兵徐謙西征海虜 北虜
亦卜剌復入西海先是總兵徐謙帥萬人討虜西海虜

聞南渡河大掠洮岷屬蕃未久復回繼為小王子所收
阿訖禿所亦卜剌二酋俱北徙未幾亦卜剌聞小王子
復有殺害意仍竄入西海

十一年正月海虜犯南川守備神楫禦于扁道海百戶
葛鎮丁顯死之 巴沙咎咂諸蕃部叛百戶佛元戰水

磨海死之 總兵徐謙率兵襲巴沙等叛蕃敗之
十四年十月隆卜部烏思巴訖諸蕃酋叛千戶李淳戰

死之 十一月革咂部蕃鎖南溫古六失加侵掠弘化
等守備副使高顯守備楊佑帥兵襲至擺羊戎山之破

嘉靖二年閏四月海虜入犯北川守備楊佑擊于清水

海敗之

八年北虜阿介秃厮入西海與亦卜剌結姻

九年叛蕃叛碾伯 四月指揮彭果果擊叛蕃于土官

海敗之

十年海虜入犯西寧守備彭果敗之

十五年正月套虜入犯西寧閑居總兵官魯經參將治

焉敗之 二月守備崔騏伏兵思巴務峽嚴擊海虜敗

之

十六年二月守備崔騏敗海虜于鉄佛寺

二十年正月套虜入犯下川口都指揮祁鳳禦走之

王富 他本王舖

吉囊犯西寧總兵楊信副總兵王富等敗之

二十二年督咂部署酋却星吉出掠守備韓世爵追敗

之 僚答阿不孩來牧海虜回犯涼州 十一月守備

許世爵撲殺蕃酋

二十三年五月海虜犯南川守備薛卿禦之王旬介峽

北虜田西海歸套

二十九年介加定部署攻掠碾伯守備唐勇擣巢績敗

三十年督咂部署攻掠紅崖堡百戶劉清搃旗孫瑞光

等死之 碾伯操守賀有年追擊叛蕃戰死之

副使范瑟置定西門于冰海南控扼叛蕃

王旬 他本王狗

三十一 年守備鄭曉敗虜于燕麥川

三十二 年設加和尚介加定聚咎哱諸蕃部攻掠堡寨
兵備副使范瑟率兵討破之

三十三年 署事叅將金鑑禦海虜于沙棠川敗之

三十四 年閏十一月叅將張廷輔擊叛蕃于沙棠川敗
之

三十六 年海虜犯南川大掠五日而還 六月搽守彭

汝為追擊介加定諸部叛蕃死之 八月咎哱部番出

掠紅崖溝 十月叛蕃出掠水磨溝復掠鍾家莊

三十七 年五月叛蕃出掠白石溝 七月紅帽兒蕃入

掠瞿曇寺 十月咎哱叛蕃入掠楊官溝 十二月咎

哱叛蕃入掠弩木只溝碾伯操守嚴威擊走之 叛蕃

復掠西水磨溝

三十八 年正月刺哱部番出掠土官兒官溝操守楊真
禦走之叅將張世俊擊叛蕃于乾溝敗之 二月刺哱

部落復掠黑松峽于家家寨 九月海虜犯南川莊浪

叅將周欽合禦之 十月海虜入犯西川叅將張世俊

遣指揮羅松伏兵沙山尾擊敗之

四十年 三月叛蕃掠顏只溝搽守嚴威擊破之 四月

革哱占哱叛蕃徙南山掠馬哈賴溝 叅將崔騏禦海

虜于擺羊戎山擊走之

隆慶二年思我思哥部蕃出掠兵備副使侯東萊督益將陳愷掩擊獲其豪酋千戶錢世盈與紅帽兒賊戰死之

六年叅將蕭文奎帥奇兵掩擊却介加部叛蕃斬其豪首

萬曆九年哈哂部蕃入掠思打岔硤百戶郭承勳劉世爵追出寨外中伏死之

十三年兵備副使燕好爵帥兵擣哈哂部蕃破之

十四年套虜莊禿刺入掠碾伯等處諸蕃部

十五年八月松虜入掠燕麥川蕃部兵備僉事萬世德禦走之松虜再犯北川萬世德禦走之

十六年九月海虜瓦刺他卜囊入掠南川蕃部副總兵李魁等禦于王狗介硤死之覆其軍

十七年哈哂部落蕃入犯三川防守百戶劉存仁追戰死之九月套虜卜失兔入掠瞿雲寺等處

十八年正月咎哂部蕃入掠沙棠川防守百戶劉世臣追戰死之五月順義王捨力良送佛至西海因掠洮

河二州七月詔遣兵部尚書鄭洛經畧西海松虜宰僧阿赤兔入掠隆卜部蕃

十九年正月经畧尚書鄭洛樹副使石楨恭將柳德招
收諸生蕃部五萬八千有奇 九月總兵張巨贊畫食

事萬世德恭將專光祖等出塞逐虜至西海焚仰寺

二十三年九月戊寅海虜瓦刺他卜囊大寇南川兵備

副使劉敏寬恭將達雲禦于裡茶朵硃殲之 十月辛酉

海虜瓦刺他卜囊聚納刺諸虜入寇西川都御史田樂

副使劉敏寬帥恭將達雲遊擊張應學余世威鄧榮祖

等合禦于康纏海敗之 壬戌都御史田樂監軍同知

龍膺親督諸營兵追虜出塞至白石崖大敗之

二十四年議城刺哈山通歸德路 議置元朔城于元

朔山西 九月西寧營哨騎同刺卜余部蕃禦虜于西

海之朋沙斬首十五級 海虜永瓦諸部蕃遁居鹽池

腦大酋渡河而南 已上見膺志

二十五年七月永召卜寇西川兵備劉敏寬恭將趙希

雲禦于刺牙登兵敗希雲死之北川守備王汝翼中軍

彭大胤死之

二十六年永召卜歸套火落赤牧西海請款許之 是

夏海虜大舉入寇副總兵李魁禦于灣海硃死之

三十一年火落赤犯西川兵備李有寔恭將張夫紀破

虜於巴爾草

三十四年城威遠北川平虜南川伏羗 是年思各送
犯槍南川守脩李希梅死之

四十三年火落赤卒子黃台吉牧西海

四十七年黃台吉犯沙崇川兵脩李作舟副總兵王汝

全禦于燕麥川却之

天啓七年黃台吉犯西寧兵脩宋祖舜副總兵梁甫等

禦却之

崇禎三年黃台吉兄弟殺乞師套虜王趙兔大頭目威

鎮八據海兄弟悉殺之許款

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鎮海民馬安邦叛兵脩孔聞籍同

妻女自焚死太監張守礼守脩丁孔胤中軍李本隆百

戶張尔靖等死之時張太監目十一月掌教冶秉乾

西納班着尔領真平之買馬激變

十年套酋瓦刺大骨什巴都尔黃台吉攻哈酋起兔殺

之收其象許款

十二年十一月巡撫呂大魁勅巴哂加朵朵番斬首一

千五百

十年年十二月偽防禦使齊之震副將軍魯文彬至西

寧

十七年正月土官初廷諫子興周執文彬殺之 偽總

兵賀錦破西寧與周復擊錦于南川伏羗堡殺之與周
入西海

天啓四年四月甘肅巡撫李若星疏請添設知府畧云
遼東甘肅正設衛所不設府縣以數百萬軍民付之武
弁之魚肉願武弁希吮屯餘之膏血而播酷虐以開怨
府屯餘深恨武弁之陵轍而懷反側以釀亂階在遼東
則願歸首不願歸中國而三韓已淪于腥羶在甘肅
則願歸海虜不願歸中國五而涼幾莽為夷藪搃因
無守令撫循其疾苦保護其妻孥遂囂然喪其樂生之
心挺而走險掉臂不顧然則知府一官可不亟議添設

手近伏皇威人心稍戢雖有克兔一戰金瘡創死渠
首又有阿坦青羊水之戰少有擒薙然海虜支派蕃衍
今古六三保台吉多人擁兵諱市每欲大入反成親孫
屢聚沙嶺偵探聲息程逞復仇甘肅之厄幾同累卵豈
可優游坐視不急為之料理乎

天
和
國
永
和
書

五

卷
終

